

玉扇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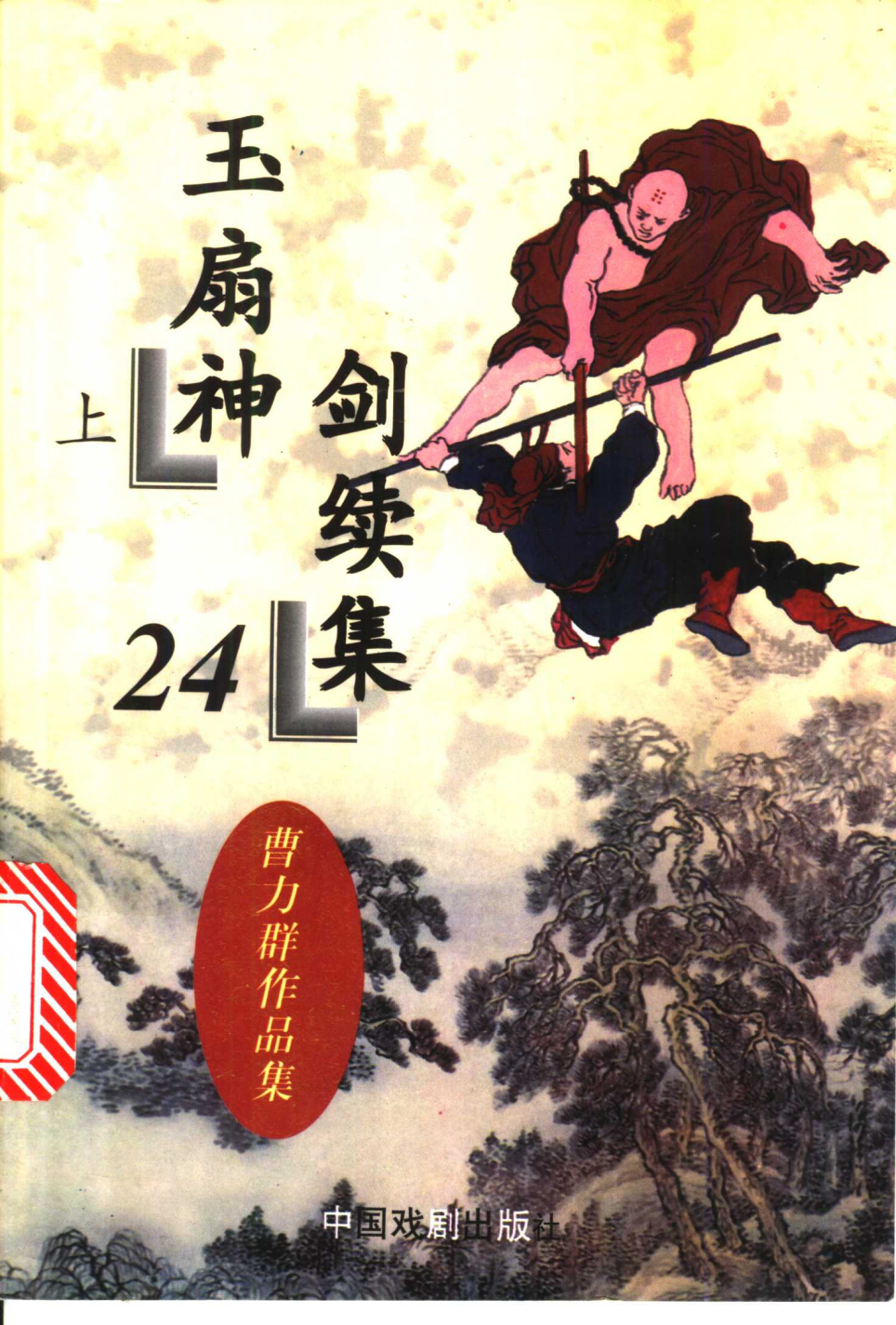
上

剑续集

24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2.6

玉扇神剑续集（上）

曹力群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玉扇神剑续集》

曹力群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

74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38.5 印张 2 插页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0892-6/I·408 定价(上、中、下):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10)62251794

首先闻言而变色的是几位姑娘，至于石老帮主究竟是老练江湖，回头对老化子说道：“碧眼书生此去倒是心服口服，不致于如此阴险，暗做手脚。老化子以为如何？”

老化子虽然对于苗疆蛊毒，略有所闻，但是，那毕竟是皮毛已极，仅仅是常识之类而已，所以，对碧眼书生沈奇，临去没有收走金线蛊毒之事也不知道有无害处。不过老化子对于石啸天老帮主的话，倒是有同感，老化子识人多矣，沈奇是真情，抑或是假意，不致瞒过老化子的一双眼睛。便点头说道：“老帮主说的不差，沈奇看去并无诈意，只是……”

老化子言犹未了，肖承远站住一旁拱手说道：“石老伯！老化子哥哥！不必为我担心。碧眼书生如果能有所为，决不等到事后。”

何云凤姑娘在一旁蹙着秀眉，说道：“碧眼书生这人看似诡计多端，万一其中有诈，那岂不是遗憾终身。料他此行不远，待我赶上去，问他一个明白。”

凤姑娘性情激烈，尤其又是为了承弟弟的事，那还不是说到就走。

肖小侠立即伸手拦住凤姑娘说道：“凤姐姐！不必为此事劳累跋涉。就事理而言，沈奇如果能有所作为，这三条金线

蛊毒早要我肚破肠穿，既然他真心和我相交，我们又何必疑心待人！凤姐姐！你以为是否？”

凤姑娘一顿，忽然秀眉一挑，正待说什么，蓝玉珍姑娘在旁边接着说道：“勿论如何这三条金线蛊毒存在身体内，总不是妥事。”

大家议论纷纭，也都觉得让三条奇毒无比的金线蛊毒存在腹内，不是善策。

肖承远小侠深感于大家对于他的关切，但是，他也深深地相信，碧眼书生虽然出身苗疆，身为鬼眼婆婆手下门人，但是，此人在江湖上也不是毫无名气的人物，自己既以真诚相对，断不会卑劣暗算。

肖小侠虽然心里如此确信，但是，此刻大家热情关切，反而对肖小侠的话，也不能全信。

正在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的时候，忽然，庄外传来一阵箫声。

箫声不大，但是清越悠远，声声入耳动听。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一阙箫声，竟能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清清楚楚的传进每一个人的耳里。

在场的众人，连小向青都算上，谁不是武功佼佼之辈？箫声一入耳，便知道吹箫这人，内功极为精湛，大家心里同时都有这种感觉：“这一阙箫声，分明是冲着向家庄而来的。否则，平日无事，运用功力吹这阙曲子随风送到向家庄来，所为何事？”

只有老化子一个人闭上眼睛，似乎在倾听这阙箫声里，每一个飘动的音调。

本来，大厅里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场面，这时候，大家都对这突如其来的箫声感到奇怪而被吸引住了。

老化子霍然一睁眼睛，呵呵笑道：“好一个‘渔舟唱晚’……”

老化子刚一说到此处，箫声好像突然逼近了许多，就在向家庄门口。

何云凤姑娘方才与肖承远说了几句话，心里正有些不舒服，恰好这阵箫声逗人，就顿时把这股气恼，出在这吹箫的人身上。

凤姑娘一回头看见肖小侠似乎也在凝神倾听，只有蓝玉珍姑娘和薛明霞姑娘站在那里，蹙着眉头，似乎也不大乐意。

凤姑娘便上前轻轻一拉蓝玉珍姑娘说道：“蓝妹妹！薛妹妹！我们去看看，是什么高人，在这里卖弄。”

三位姑娘倒是灵犀相通，意见一致。凤姑娘刚一说出口，蓝姑娘和薛姑娘双双秀眉一挑，衣袂飘风起处，三人快如闪电追风，闪出大厅，在天井院落中，只是那么微微一点，早就越过院墙，落向庄外。

三位姑娘突然越墙而出，老化子在旁边高叫一声：“凤姑娘可别莽撞。”

那边，肖承远小侠也是微一晃肩，凌空扑起三丈多高，身化“七禽身法”中的“苍鹰搏兔”，溜溜的向庄外扑去。

石老帮主和向老庄主，惟恐又节外生枝的再生出事来，也双双的急展身形扑出。

只有老化子不慌不忙从大厅里慢慢向庄外走去。

且说肖承远小侠刚一扑身落到庄外，就看见三位姑娘背

庄而立，迎面站着一个老渔人。

这老渔翁一身装束毫无异处，头戴一顶遮阳笠，当顶露出一髻白雪如银的白发，身穿布衣，拦腰扎着一条宽板带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。脸色红润，浑身上下渔家打扮，要不是手里不伦不类地倒提着一管乌溜溜的紫竹箫，绝对想不到方才那一阙清越悠远，声遏行云的箫声，是这样一位老渔翁吹的。

此刻，这老渔翁正眯着一双老眼，打量着三位姑娘。

何云凤姑娘伸手一拦正要上前的蓝玉珍姑娘，寒着脸向老渔人问道：“老渔翁！方才这一阙是你吹的吗？”

老渔翁闻声呵呵笑，拿起手中的紫竹箫，在胸前晃动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姑娘！你道是老渔翁不能附庸风雅吗？姑娘！愿意听的话，我老渔人再次吹奏一阙。”

何云凤姑娘虽然火气大些，但是教养极好，而且极明事理。方才第一声问话，那是因为余怒未消的原因。此刻老渔翁如此呵呵一笑，倒觉得自己问话太过于无理了些，便淡淡的展开笑容，缓声道：“老渔翁！你到这向家庄门前，引气奏箫，莫非是有所为吗？可否请告我们？”

老渔翁仍然是呵呵地笑着，摇着头说道：“姑娘！你这句话问的不觉得有些欠通吗？我老渔人吹箫遣怀，与之所至，信口吹来，既不扰人，有何所为？如果依姑娘之见，老渔吹箫系有所为面，究竟所为何而来？姑娘可否先行告诉我老渔啊？”

何云凤姑娘想不到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老渔人，竟然词锋如此之利，大有咄咄逼人之势，但是，老渔人言词虽然凌厉不让，却是一直在笑呵呵的，没有一丝怒意，如此一来，倒把凤姑娘涨红了脸，不知生气还是好笑，站在一旁，说不上

话来。

身后的肖承远小侠，眼见这位老渔人没有一点邪恶之态，知道是位武林高人，惟恐何云凤姑娘一时老羞成怒，弄僵了场面，到头来反而不好下台。

肖小侠赶紧上前一步，向何云凤姑娘说道：“凤姐姐！这位老人家既然是兴致所至，信口吹来自我遣情，我们不便打扰他的清兴，回去罢。”

何云凤姑娘见是承弟弟出来转圜，便歉然地一笑，点点头，转身拉着蓝姑娘和薛姑娘的手，便向庄里走去。

肖小侠便向老渔人拱拱手说道：“但愿没有扰乱老人家的清兴，告罪了。”

肖小侠满以为说了两句转圜的话，这件事就算了。谁知道还没有转身，老渔人却呵呵大笑，紫竹箫指点着肖小侠说道：“年轻人！你有一把描金玉骨的好扇子，何不拿出来让老渔见识见识呢！”

肖小侠闻言，心里不由地一动，闪电想道：“没有想到敢情真的是来有所为的！”心里如此闪电一转，立即上前一拱拱手说道：“一把折扇不足老人家如此谬奖，老人家如果要看小生的扇子，何不请到庄内待茶，如此立在庄外，岂是小生待客之道？”

老渔人似不为肖小侠谦恭的答话所动，仍旧说道：“老渔只不过是想瞻仰你那把描金玉骨的扇子，何必到庄内待茶？何况，年轻人你也是客居异地？”

肖小侠一听，更觉得不对头，不但是有所为而来，而且竟是冲着自己而来，连自己客居异地都摸得清清楚楚。

既然人家找上门来，一味的躲避也不是办法，当下毅然一撤腰中那把描金玉骨折扇，捧在手中，说道：“老人家既然专程为看小生折扇而来，小生若有吝意是为不敬。老人家请看。”

肖小侠和这位老渔人谈了许久话，虽然这位老渔人一直是眯着眼睛，看不见他的眼神，但是，肖小侠断定他是一位身具绝顶武功的人。

可是，肖小侠心里想道：“这位老渔翁看去慈祥无比，想来也无恶意。”

所以，双手捧过折扇，不运一分功力，就如此平平送过去。

老渔人眯着眼睛打量半晌，霍然睁眼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好一把描金玉骨扇，能持这把扇子的人，定能有一套精绝的扇招，老渔不揣冒昧，想在这位相公面前讨教几招如何呢？”

老渔人既不伸手接扇，霍然睁睛一笑，肖小侠便已看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渔人，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武林高人。想不到竟在指明要和自己过招，这个意外，竟使肖小侠一时怔住了。

肖小侠刚一说声：“老前辈与在下……”

身后一声娇叱，人影一闪，何云凤姑娘穿身而前，冷然对老渔人笑了一声说道：“果然是有所为而来，老人家！上门寻衅未免欺人，我倒要领教领教老人家的武林绝学。”

肖小侠一见何云凤姑娘闪身上前，不由得心里一急，他知道凤姐姐个性火急，一时怒极，就可能出手无情。凤姐姐自从得遇青城矮仙翁之后，功力突飞猛进，当前武林高手能

与之一敌者，已为数不多。老渔人看去虽然功力极深，万一不敌时，为姑娘所伤，平白多树立一个仇敌。

肖小侠情急脱口而叫：“凤姐姐！你请……”

肖小侠话还没有说完，老渔人忽然朗声呵呵一阵长笑，就在这一阵长笑破空而起的时候，向家庄门里也响起一阵呵呵大笑的声音。紧接着有人笑道：“渔老头！偌大年纪还是脾气未改分毫，爱与晚辈闹着玩笑，看你怎么好意思收场。”

大家随声一看，老化子正从门里踢踏踢踏地走出来。

老渔人忽然一收笑声，点头说道：“你这老化子记忆倒是不错，有几十年不见了，你倒还是记得老渔。”

老化子也忽然一正颜色说道：“老化子放肆惯了，渔老可别见怪！”

老渔人挥着手中的紫竹箫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老化子别跟我酸，你也是那么一把年纪了，谁理会这些。”

老化子连忙说道：“礼数可不能缺，渔老！老化子为大家引见引见！”

说着向大家说道：“数十年前的二老一神尼，铁箫渔礁翁老前辈各位都是景仰已久的了。”

“铁箫渔礁翁”五个字一出，在场诸人，都不由着心里一动。数十年前即与银髯叟、清昙神尼为江湖武林并称为“二老一神尼”的渔礁翁，隐迹江湖已久，想不到今日竟在万县向庄出现。

此老一支铁箫，八八六十四招“万花箫”招，震慑武林，闻而却步，此刻手中持的那管紫竹箫，想来就是闻名举世的铁箫。

数十年隐修不出，想不到依旧当年游戏人间的脾气，差一点跟这位个性火急的风姑娘，闹一个兵刃相见。

蓝玉珍姑娘首先过去，向渔礁翁行礼，拜见师叔。

何云风姑娘没想到这个老渔人竟然就是二老一神尼的渔礁翁，深觉得方才那一顿冲突，万分的不好意思。风姑娘人可爱就可爱在这种地方，虽然脾气火急一点，只要事情有了出入，立即心平气和的自认错处。

风姑娘紧随着蓝姑娘上前检衿为礼，说道：“晚辈不知是老前辈，言语冲撞的地方，老前辈千万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渔礁翁呵呵的笑着，伸手拦住风姑娘，说道：“我老渔知道，这位是青龙帮石帮主的掌珠风姑娘！姑娘你别认错了，你再认错，我老渔这张老脸就没有地方搁了。谁不知道我老渔没大没小，又闹惯了的。”

渔礁翁拦住风姑娘之后，让过肖承远小侠，转过去对石啸天老帮主走过去。

石老帮主连忙拱手说道：“小女冒犯前辈，石啸天至感不安。”

渔礁翁笑道：“石帮主！你先别客套，我老渔特地过来跟你说，咱们是黄牛角与水牛角，各交各的，要不然以后就不好说话。”

说着话才回过头来对肖承远小侠说道：“我跟邱老一样叫你一声小师弟，大概不以为过吧？”

肖小侠心里一动，连忙拱手说道：“老前辈武林高人，晚辈末学后进，如此称呼，实不敢当。”

渔礁翁呵呵说道：“论辈分我叫你一声小师弟，我还占着

便宜呢。”

奇门剑客向天上前拱手说道：“老前辈何必站在门前说话，请到屋里坐下再谈？”

老化子摇头说道：“渔老有事不讲完，如骨鲠在喉，不吐难快。”

渔礁翁点头说道：“老化子！不愧我老渔跟你相差一把年纪，拉你一个忘年之交，你是深知我心，向庄主！我老渔有话先不讲明白，比饿着肚子还难过。”

说着向肖小侠说道：“论起银髯叟邱老儿的关系，老渔叫你一声小师弟是应该的。”

肖承远小侠连忙拱手说道：“如此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渔礁翁呵呵地把住肖小侠的手臂，说道：“叫你一声小师弟，不能没有见面礼。……”

肖承远连忙说道：“师兄高人，何必拘于这些俗礼？小弟心领了师兄的盛意。”

渔礁翁摇手说道：“你慢些谢，只怕这个见面礼，你还不见得高兴要。”

说着话，从身上掏出一个书简，交给肖小侠。

肖小侠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挺拔苍劲地写着：“书付承远小师弟收阅。”

肖小侠一见是银髯叟写来的，只道是又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，他和银髯叟分手还是不久前的事，如何又专程托渔礁翁带信来。肖小侠想到这里，神情多少透了一些紧张。

渔礁翁在一旁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师弟，这个见面礼是

要你千里迢迢跑一趟邛崃，你倒是想不到吧。”

肖承远小侠微微一愕，暗忖道：“又为什么要我跑一趟邛崃？”

连忙打开书简一看，银髯叟笔势纵横，写得淋漓尽致满纸。

“‘苍虚秘笈’势将引起武林一场空前拼斗，无论正邪道，均将全力夺取‘苍虚秘笈’而后已，度此情势，断非以往正邪对垒之态，而形成各派环伺，众人共敌之局面。小师弟神功盖世，武林无敌，已非虚言，但是，双拳难敌四手，独木难撑大厦。‘苍虚秘笈’虽不能遗失，师门颜面更应保留。如若偶一闪失，则有玷师门盛誉，岂是为人徒者所应该？老哥哥长空栈一诺，七年于兹，未敢相忘。兹今专程远涉昆仑，就探雯儿之便，敬谒昆仑二子，当望鼎力支持。小师弟与渔礁翁前往邛崃，清县神尼当年巫山论剑，群魔伏首，若得她再出江湖，声势当为之一壮，则将来为夺秘笈之际，黑道人物，当能收慑服之效。当此‘正消魔长’，魑魅横行之际，我等仗剑江湖，行义武林，当无视劳累奔波为畏途。临书不尽，尚望珍重。”

看完这封洋洋洒洒的书简，肖承远小侠深深为银髯叟这种周到的顾虑，磅礴的气势，感动得异常。

当下向渔礁翁拱手说道：“不但有劳老师兄带信，还要偏劳师兄陪小弟跑一趟邛崃，小弟内心至感不安。”

渔礁翁呵呵笑道：“我这老渔人向来是在水上作生涯，能够陪你跑一趟邛崃倒是机会难得。”

一听说肖小侠又要远行，首先感到惊诧的是何云凤和蓝玉珍两位姑娘，不约而同的上前一步，眼望着渔礁翁，正待

说什么。渔礁翁忽然一正颜色，说道：“姑娘！别怪我老渔多事说一句话，这次邛崃之行，可比不得寻常，小师弟任重道远，我老渔只不过是个老跟班的，其他的 跟去反而碍事。”

渔礁翁话还没有说完，蓝玉珍姑娘可就翘嘴说话了：“老师叔！你这话可说拧啦！到邛崃是到我师父那里去，别人倒也罢了，难道我也不能去？”

渔礁翁又呵呵笑道：“姑娘！说来你别奇怪，就是因为你是武林中鼎鼎有名清县神尼的弟子，所以你才不能跟着去。”

蓝姑娘秀眉一扬，正待说话，何云凤姑娘在旁边轻轻一扯蓝姑娘的衣角。蓝姑娘回过头来一看，凤姑娘星目微转，略一示意，蓝姑娘料定凤姐姐定然有话要跟自己说，这才把刚要出口的话给忍回去。

向老庄主觉得自己做主人的，总不好老让客人站在门口说话，便举手笑着说道：“老前辈还是请到屋里坐吧！”

渔礁翁望着肖承远点点头说道：“好在去邛崃也不是一日之间，再坐下来说说。”

肖小侠本来接到银髯叟的书简以后，心情顿觉沉重，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责任之重，与前途之艰险。“苍虚秘笈”之争，尤其关系到师门令誉，不能有丝毫之失，自己独力承当，端的是任重而道远。

不过，肖小侠是一个涵养极佳，谦和有道的人，即使有再大的困难，也难得表露在脸上。

当下众人到大厅上坐定之后，老化子首先向渔礁翁笑着问道：“渔老翩然而至，来得正是时候，老化子正遇到一件疑难之事，只恨孤陋寡闻，无法了解，渔老不防指教。”

渔礁翁笑呵呵地指点着老化子说道：“谁不知道老化子头是个老鬼精灵，还有什么事能难住你。你要是考我老渔，那可真不够我们忘年的交情啊！”

老化子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，渔礁翁居然称他们是“忘年之交”，这渔礁翁的年纪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石啸天老帮主一听老化子口气，就知道是为了碧眼书生沈奇三条金线蛊毒的事，正待接口说明，旁边凤姑娘抢着说道：“老前辈可知苗疆蛊毒的情形吗？”

老化子接着呵呵笑道：“渔老昔日曾经在苗疆久住多年，他要是不知，老化子还不会问他呢。”

渔礁翁遽然问道：“在座的各位功力都是武林中的佼佼者，普通的苗人绝对无法放蛊，竟是何人能在各位面前施展手脚？”

渔礁翁先不问问是何人中了蛊毒，却先问是何人放了蛊？显然此老对于苗疆情形，极为熟识。

何云凤姑娘说道：“碧眼书生沈奇。”

渔礁翁闻言霍然变色，向众人打量了一遍之后，略有诧异地问道：“碧眼书生是苗疆二怪之一鬼眼婆婆的门下弟子，此人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放蛊功夫精绝，是何人中了他的蛊毒？”

老化子说道：“说你渔老精通苗疆情事，事实不虚。”

于是便把碧眼书生如何上向庄寻衅，为何放蛊，又如何离去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渔礁翁听了以后，脸色才平静如故，恢复了他呵呵地笑声，说道：“这件事真是巧到家了。”

大家一见渔礁翁展开了两道老寿星眉，笑呵呵地说话，知道事情并无大碍。但是却不知道渔礁翁所说的巧，是巧在何处。

渔礁翁转过头来，先问肖小侠说道：“小师弟你先告诉我，华山长空栈五年习艺，玉扇老前辈可曾给过什么灵药让你服用过吗？”

肖承远小侠知道银髯叟已经把自己的师承，都跟这位老师兄讲过了，便也不再隐瞒，略一沉思，便说道：“恩师并未特别给小弟服用灵药，不过初到长空栈之时，曾经巧服过一棵‘朱仙果’。”

这“朱仙果”三字刚一出口，大家都不禁异口同声地啊呀起来。

大凡武林中人对于能助长功力的奇花异果、奇禽怪兽都有所闻。只不过是各人缘分不同，难得一遇罢了。

“朱仙果”百年难能一见的圣品，武林中人谁不闻知已久。今日一听，大家才顿时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肖小侠的功力如此深厚，数年习艺，竟有数十年以上的内功修为，原来是“朱仙果”的功力。

渔礁翁也是微微一震，点头说道：“小师弟仙缘不浅，这就难怪了。”

说着话，叠起指头继续说道：“苗疆蛊毒，是举世闻名，但是蛊毒的厉害程度，端看放蛊的人功力深浅而定。最普通的放蛊，是将本命蛊置于饭食之中，对方食用了之后，蛊入腹中，放蛊的人便可以催蛊发作。”

蓝玉珍姑娘此刻想是凤姐姐已经告诉她什么锦囊妙计，

所以暂时忘记了承哥哥要单独远行的事，瞪大了一双骨碌碌的眼睛，津津有味地听渔礁翁在说蛊毒的掌故。当时接着渔礁翁的话问道：“渔师叔！像碧眼书生没见他有何特别动作，怎么会放蛊呢！”

蓝姑娘索性把渔礁翁的“渔”字冠在称呼之上，叫得渔礁翁呵呵直笑，说道：“碧眼书生除了一身功力深得老鬼婆的真传之外，放蛊的玩意儿，更是深谙个中三昧，像他们这等功力放蛊，只须一举手之间，而且蛊毒无比，无论对方有何等高深的功力，也难逃过蛊毒攻心而死。”

凤姑娘许久站在一旁没有说话，此时忍不住问道：“碧眼书生这次对承弟弟下手，却是毫无作用，难道是沈奇有意弄鬼？”

渔礁翁点头说道：“姑娘关心得对，沈奇本命蛊威力之强，恐怕仅次于他的师父老鬼婆子，可是却碰上我这位小师弟，算是碰上了克星啦！”

老化子听到此处，插嘴说道：“渔老之意，‘朱仙果’百毒不侵，所以碧眼书生才徒劳无功，是也不是？”

渔礁翁抚掌大笑说道：“老化子果然是老精灵，又这‘朱仙果’百年难遇，甚至于是千年难遇的圣品，任何毒物，都不能侵，何况是苗疆区区蛊毒。”

说着又转身向肖小侠笑道：“佛家常道：一饮一啄，俱是前定。小师弟这次能义释碧眼书生，说不过将来，‘苍虚秘笈’争夺大会，有益无穷。沈奇知恩图报，也是必然。”

蓝姑娘鼓着嘴说道：“渔师叔说了半天，还没有说出我们要知道的嘛！这碧眼书生三条金线蛊毒虽对承哥哥无可奈何，